

68岁洛阳围棋爱好者晋升业余5段

## 痴迷“黑白世界” 追梦三十余载

柳江虹(左)在比赛中



□洛报融媒记者 周欣然 文/图

今年国庆假期,在我市举办的河南省秋季围棋段位赛4段组的比赛中,有一位棋手特别引人注目,他就是本次比赛264名参赛者中的最年长者、68岁的洛阳棋手柳江虹。在比赛中,他以七连胜的最优战绩,提前两轮晋升为业余5段。

围棋业余5段并非轻易可以达到。棋界有个说法,围棋爱好者达到业余5段,其难度不亚于高考考上“985”。从接触围棋到成为业余5段,柳江虹经历了三十余载的逐梦岁月。

1 军营初遇围棋  
种下兴趣种子

柳江虹最初与围棋“相遇”是在军营里。1977年,在第二炮兵部队(现为火箭军)当兵的他,跟着排长学会了围棋的基本下法。

“我们排里有一个会下围棋的北京兵,排长可能受到他的影响学会了一点儿围棋,于是两人经常切磋。后来我们几个会下象棋的河南兵来了以后,排长就教我们下围棋。”柳江虹说,空闲时大家经常在一起下棋,充实军营生活。

当时,年轻的柳江虹虽然对围棋的认识还比较粗浅,但他很快被其中所包含的竞争性与趣味性所吸引。

“排长教我们怎么把一块棋‘做活’,他指着棋盘上的一块儿棋,说它‘活得很透’,好像‘当啷当啷的’会响一样,说得特别形象。”柳江虹回忆道。

在军营里接触围棋,柳江虹的心里埋下了兴趣的种子。退伍之后,他对围棋的喜爱因中日围棋擂台赛所掀起的热潮再次被点燃。“我从《洛阳日报》获知了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消息,当时家里有电视的人不多,为了看到比赛的现场转播画面,我就到处找电视,还跑到百货楼去看。”柳江虹说,也就是从那时起,他有了一个围棋梦。

2 建立群艺馆围棋室  
打造棋友活动中心

那时,柳江虹所居住的家属院,有邻居会下围棋,邻居家的孩子也在学习围棋,于是他时常找他们下棋。“跟他们下棋,我才知道了各种围棋术语,对围棋的了解也越来越多。”柳江虹说。

柳江虹退伍后被分到了市群众艺术馆(简称群艺馆)工作,常有棋友找他下棋,但没有固定的对局地点。馆长说:“你们下棋也是好事,不如江虹带个头,弄两间大房子。”

群艺馆作为公益性群众文化机构,开设围棋室名正言顺,70平方米的群艺馆围棋室就这样诞生了。围棋室的收费方式为:月票10元、年票100元,无月票年票则一日0.5元,并且提供茶水、方便面、火腿肠等。

围棋室开放不久,便因它优越的地理位置,成为洛阳棋友的一个活动中心。“头几年围棋室从早到晚不断人,从来不锁门,经常有人几天几夜吃住在围棋室里。”柳江虹说。

世界冠军时越的启蒙老师史渝生、省市围棋冠军方浦为了方便下棋,甚至把自己的公司开在群艺馆旁。

群艺馆围棋室维持了5年,其间常有围棋老师或者家长带着棋童来下棋,其中有多人日后成为了职业棋手,世界冠军时越就是其中之一。在围棋室下棋的经历,成为许多洛阳棋友珍贵的回忆。

3 多年不懈努力  
晋升业余5段

柳江虹表示,对他来说,围棋室可谓“近水楼台”,按理说条件便利,不过由于日常工作繁忙,他与高手对弈的机会并不多,棋艺进步也比较慢。

“我的围棋知识大多是从书本中学到的,但是实战中面对没见过的局面,有时难免疲于应付。”柳江虹说。

退休后,柳江虹练棋更加刻苦,近4年来,他通过网络对弈下了约9000盘棋。他买了一本AI围棋定式书,潜心研究各种定式变化,在大局观上进步了很多。

报名此次河南省秋季围棋段位赛4段组的比赛,柳江虹有些忐忑,因为他早听说4段升5段很难。“甚至有人对我说,我的水平到赛场上恐怕胜算也就五成,能不能升段要看运气。对于这种说法,我并不服气,所以就想试一试。”柳江虹笑着说。

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不少比赛所要求的参赛者年龄都在70岁以下。“后年我就70岁了,如果不抓住机会,恐怕会留下遗憾。”他说。

没想到,柳江虹在9轮对局中,以七连胜的最优战绩提前两轮晋升业余5段。在264人的赛场中,仅有2人取得这一成绩。

成功晋升业余5段,柳江虹十分开心,他在微信朋友圈写下:“感谢岁月不弃追梦人,30年一个信念,我还能进步!”

4 棋艺与文艺并重  
诗文抒发情怀

其实,柳江虹还是我市著名词作家,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。在追求棋艺的同时,柳江虹也坚持对文艺的追求,并尝试将二者结合起来。他写了一首“围棋诗”《博弈箴言——为洛阳群艺馆棋室赠言并与广大棋友共勉》,刊登在1996年10月20日的《围棋报》上。

全文如下——

举手不悔,落地生根,观棋不语,堪称真君。  
促膝手谈,养性修身,心平气和,披沙沥金。  
有理有节,得利让人,戒骄戒躁,能屈能伸。  
纹枰厮杀,盘下始亲,一日对垒,百日勾魂。  
夜深落子,轻拍忌声,左邻右舍,相安无侵。  
一局终了,棋子收存,博弈之道,存乎一心。

此外,柳江虹还发表过《围棋与洛阳》《与陈岱下棋》《难窥斯人偶饒》《君子之交莫若手谈》《棋书有情》等与围棋相关的散文作品。

“下围棋既要重视逻辑思维,又讲究棋理、棋形,并非简单的数学运算,而是蕴含着丰富的东方智慧,充满了辩证法;同样,文学创作既要注重形象的塑造,也需要保持内在逻辑的连贯性,二者是相通的。”柳江虹说。